

定盒文集補編

韻定盒全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刻定盒文集緣起

定盒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謬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謬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謬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辭錢唐吳駒謹識

定盒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旦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執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醺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歌於山巖水涯之側秘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篋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鸞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蛭蜣丸蠶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聽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

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醴神雲五色而成露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夷駘騶駼錄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漢磔移符冀英應月以成朔望蓬蒿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瑋帶紫脫身聯朱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災欄欄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責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 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 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章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章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鑄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酒邇邇乍合作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退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章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章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 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盛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

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估屈而整牙也則似墨似鸞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愼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鴟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瞻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章文不少袁朗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章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章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滄廬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擲山巖空青珊瑚瑤琨之施諸采色可備齋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餅啗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甌古香摩挲不去手如瓊孔子宅壁中間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頰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章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喜耳定章往矣定章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膏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

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水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鑑謩纂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寫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釋風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歙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甫所著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匱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領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擬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讀

定盒七銘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齋文集

仁和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惠神明之媚絕嬌乎裙裾殊呻吟魂舒魄慘始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質冲孕愁無竭投閒適乏沉沉不樂抽象而吟莫宜其緒歛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憂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師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髮而不舍鬢子其涼咽而復存媚子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延萬重樓中有銍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戔戔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庫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黤黤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齒車下不通清渠百壑塞填七竅不得以寬舒萬民歎奈於是王乃凭窻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諠諠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繼結乎城隅俊星辰招鸞聖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挈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綿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指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

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貶者遇之而明替者遇之而精朝不暇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始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淒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婦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轉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蘊酢道德樂餌雲霞滄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凝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翺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幾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醊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尾焉降是則勺者下僂矣尾者上僂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路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路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壘然壘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逾遠則亡逾速去稍

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蓋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陷富者安貧者日瘡傾富者日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嗟類靡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浮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騶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馱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馱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欽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驚驚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冀子曰

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慮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詳也民固未知質還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郵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靴好妖之肆若男子啞喑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士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異有梟商有賢榮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聖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濟之心冀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災容日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幣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濟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

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及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殞兵事賴

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察也越六年癸酉充豫役並起四越月平糶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誡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曰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

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肆其豆蓬梁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攬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憂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食廋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耨勸長不習吏事故書雜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尙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貴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

法無不做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歸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幸一姓邪舊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探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清而五聲可鏤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屢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倫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赴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諄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眊然眊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歸之倫惡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

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屬寒於堅冰未雨之烏戚於漂搖癘癘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謫士勇夫而厚參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子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

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鎗柄擊道旁土幘幘然落形如筆訝之明年入都又早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柄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士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士肌理直故不宜水

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

瓶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聆

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破焉而畢宜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禧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儒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

者定義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著諸簡以聞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儻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爲後之世旋轉蜺蜺
而不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
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閭不周明
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
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
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
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蜺蜺於虫刳虫之自爲旋轉而蜺蜺者
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
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
曰憂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
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
晝夜留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子亦信
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子幼有志欲徧覽

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洋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香閣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
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
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橈車未經
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璧壑報岱慙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

氤氲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颯猗慘怛
猗陰氣猗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威猗何以寵之棘十
重猗春不得抽蕤夏頑妍猗蹇以盤猗毒靈猗蛇虺所蟠猗
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
忍樹猗毋久闕汝猗行歸而葬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
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竊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
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
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璫文奇華古文逸華馨
文幽華達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顧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
山雨春涕城雲暮局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
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閣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存序

我

朝龍飛東海霆響中夏

廟謨睿武

先

後

繼承自尼堪外蘭

始征以還薩詩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

傳檄區宇

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

祖恢九有之勳

宗紀十全之績

聲靈則雷厲風飛

景運則

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

親征漠北冉驪睢盱之國臺灣滿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

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泊

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

少及

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

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

天祐

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

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秘

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捷此龍庭亦有保奭揚

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

平龍雛增徹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滿筆頌封關

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

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思山澤之靈有不盡知用敢仰哀

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璫璫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

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

祀典不名

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凶殷事周相韓歸漢雖

亦從旗鼓著勛勳恭稟

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

卷我

聖朝受

天大命以

聖傳

聖

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

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

以

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鯁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

足以爲例卽義炎項番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

區區抱螻蟻之忠違陳穴之幾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

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

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擾

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

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

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

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

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

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

揆遭遇君父如我

聖祖

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棟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册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

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陳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祥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冥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鎮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倪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

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願不榮也哉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哀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指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閱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是有屬劍執釐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薰然而醺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屏山華賁凋喪瓊吹廟堂蟪及四方纖兒爪豎爭相怒頤我

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

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顯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李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實竦高祖

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嗶然導其先聲撰著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襍裏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尙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聲聲容義情斬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

十讀四款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寶海吏士農民嬰兒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義炎堯舜之世鳴庠公之斯文於是而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

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鼐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諸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盡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議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週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鉤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映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歸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此省志今法 國史取 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慈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蕘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

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徵人亦思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母各爲博多以貽之以屢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曠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初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議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繆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濠海穹嶺契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 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豪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邪之拘古取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慰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早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

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日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邇者皆屏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微斯言矣附問近祇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社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閻秦火之僞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癡癡晉代之作僞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聞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誦書僮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傳聞之忽然起適然思鬱然歎慨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

主上乃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隆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維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誡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僭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池誥伊訓而晉代劉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某年卒於官年七十有以嘉慶某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饒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

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 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璫盡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納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補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禱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救救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范洋目迷漸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詭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埵心已定矣睫已合矣稿乎其如息俛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破吾門真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紙于予請復往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

上詢之以書生對

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辟然愉譔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咤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噉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猶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

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思者何古者若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恒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

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勢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賸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禡稭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太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

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稠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芋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糴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糴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鍠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濫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詠種藝食妖竦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闕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闕羣吏豐凶肥磽窶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闕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徒徙政闕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芋以二畝半糴自實食之外宅稅園糴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癯寒暑濕乾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癯寒暑濕乾不以惣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子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闕大吏稽其世數闕羣吏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